



日本明治時期出版の高☒詩集的兩種評點本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3-07-2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錢, 振民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364

日本明治時期出版的高啟詩集的兩種評點本

錢振民

【內容提要】

本文從文獻學角度考察了日本明治時期出版的高啟詩集的兩種評點本，即題為李笠翁評，日本廣瀨淡窗、廣瀨旭莊編選的《高青邱詩鈔》和近藤元粹評訂的《輯注增補高青邱全集》。考訂了其版本特徵、基本內容與主要特色，簡介了所涉著者及有關名家，論證了前者是水準低下的編刊者為射利而拼湊成的一種冒牌貨，而後者是傳統漢學家撰著的第一部全面評點高啟詩作並出版的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詩評類著作。

【關鍵字】明治 高啟 近藤元粹 評點

高啟的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着重要影響，被推許為明詩第一人。其詩在日本也深受歡迎，近藤元粹說：“高青邱之詩，冠絕于近世，人皆喜誦讀焉。”¹ 明治（含明治）以前，高啟的詩集即被多次選評刊印，如仁科白穀編，天保六年刊《高太史詩鈔》；中島棕隱、梁川星巖校，江戶末期京都丁子屋源次郎等刊《高青邱詩集》（又有明治時京都北村文石堂刊本）；齋藤拙堂編，嘉永三年（1850）河內屋茂兵衛等刊《高青邱詩醇》（大阪桂雲堂明治十六年（1883）翻刻本）；題清李漁評，日本廣瀨淡窗批點、廣瀨旭莊編，明治十二年大阪同盟書堂（山本重助）刊《高青邱詩鈔》；近藤元粹評訂，明治二十八至三十年大阪青木嵩山堂出版《輯注增補高青邱全集》。明治以後，高啟的詩作又被多次編選注釋翻譯。如久保天隨譯解，1930年國民文庫刊行會出版了《高青邱詩集（1-4）》（《續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第19-22卷）；入穀仙介選譯，1962年岩波書店出版了《高啟》（《中國詩人選集二集》10）；蒲池歡一選譯，1966年集英社出版了《高青邱》（《漢詩大系》21）。

本文主要從文獻學角度對日本明治時期出版的高啟詩集的兩種評點本加以考察。

一、高青邱詩鈔

《高青邱詩鈔》，不分卷，上下兩冊。題李笠翁評，明治十二年刻本。

卷端題“清 李笠翁評 日本 廣瀨淡窗批點 廣瀨旭莊撰”。10行20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黑魚尾。尾下鐫頁次，上下冊頁碼同一起訖。版心上鐫“高青邱詩鈔”。卷首有藤澤南嶽所撰序文一篇，卷末附中尾誼明跋文。無目次。日本國會圖書館、公文書館、東京大學圖書館等有藏本。

此刻本內封題：“清 李笠翁評 日本 廣瀨淡窗點 廣瀨旭莊撰/高青邱詩鈔/大阪書肆 同盟書堂上櫻/明治十二年十二月刻成”（圖1），而版權頁為：“明治十年六月二日禦屆/同年十二月出版/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山本重助”（圖2），所以有的圖書館著錄為明治十二年同盟書堂刻本，有的著錄為明治十年山本重助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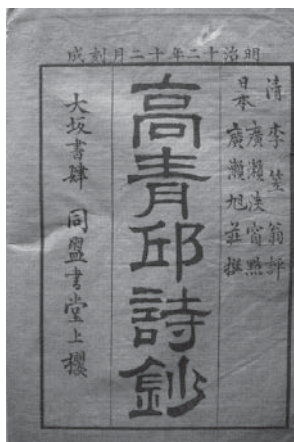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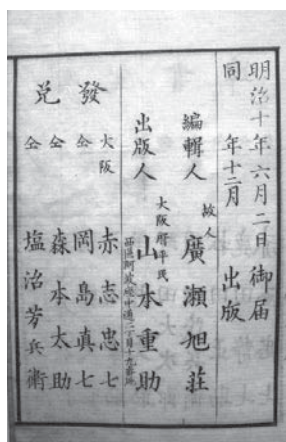


圖 2

廣瀨淡窗（天明二年（1782）— 安政三年（1856））名建，號淡窗，江戶時期著名的漢詩人。著作有《遠思樓詩鈔》、《淡窗全集》等。²

廣瀨旭莊（文化四年（1807）— 文久三年（1863），名謙，字吉甫，號秋村、旭莊、梅墩等。淡窗之弟。江戶後期著名漢詩人，俞曲園譽之為“東國詩人之冠”。著作有《梅墩詩鈔》、《廣瀨旭莊全集》等。

藤澤南嶽（天保十三年（1842年）— 大正九年（1920年））名恒，字君成，通稱恒太郎。號南嶽、醒狂、香翁等。是日本明治前後著名的漢學家，與近藤元粹一起被譽為大阪儒學、漢學之雙璧。著有《弘道新說》、《七香齋類函》、《七香齋文雋》、《七香齋詩鈔》等。

該詩鈔共選錄了高啟的五七言古詩、律詩 184 首。於部分詩加了批語，多為眉批，間有兩三處旁批。於詩中佳句或加圈，或加點。

序、跋敘述了該書刊印緣起。

藤澤序曰：“詩，情語也，思實無邪，是以觀風於茲，察俗於茲，知世汙隆亦必於茲。晚唐而後，宋則輕，元則脫，至明初諸家，奮而興之。青邱高氏才既俊異卓絕，語亦奇警清秀，傑然於四傑中。余平素愛而誦之。此鈔有李笠翁評，清潔簡勁，頓悟之妙具焉。余友竹涯中尾君所珍襲，將出而梓之，謀之於予。予曰：曷不可？今之嗜詩者，猶未免輕脫，有識之徒，孰不擬振救乎？揭此編以諷，固可矣。”

中尾誼明跋曰：“此本先輩廣瀨淡叟、梅墩二翁之所批選，上載李笠翁之評語。雖僅僅小冊子，又世之珍稀，余畏友擴堂異氏之珍襲，餘曩請而謄寫，愛玩久矣。頃日，書肆來請梓以傳於世。”

從上述所引序跋文字可以看出這樣一個故事：《詩鈔》的最早本子為擴堂異氏所藏，中尾誼明從他那裏謄鈔了一份，又請當時著名的漢學家藤澤南嶽撰寫了序言，然後交給書肆刊印出版。這個本子是由其先輩著名漢詩人廣瀨淡窗、廣瀨旭莊兄弟二人所選編批點，並且該選本有清初名家李笠翁的評語。

由四位名家分別編選、評點、推薦的日人喜愛的著名詩人高啟的名篇佳作，一定會受到社會的歡迎。筆者看到此《詩鈔》的信息時，也頗為驚喜。李笠翁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戲曲家、小說家，評論戲曲、小說是其當行本色，並有評詞著作存世。他雖然也寫作了大量詩歌作品，但未聞有評詩

著述。翻檢其全集以及古今學者數以千計的研究成果，也未能覓見有關資訊。現在發現異國存有其評論詩歌的著述，自然令人驚喜。不幸的是待筆者仔細對之進行考察後，卻發覺這本《詩鈔》是一種冒牌貨。

其一，編選體例混亂。這部《詩鈔》是以詩歌體裁結構成書，其所選各體詩數量與編排順序如下表所示。

體裁編 排序號	體 裁	選收 首數	體裁編 排序號	體 裁	選收 首數
1	五言古詩	26	6	六言律詩	3
2	七言古詩	17	7	七言律詩	57
3	長短句體	5	8	五言絕句	9
4	五言律詩	4	9	七言絕句	27
5	五言排律	2	10	五言律詩	35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

一、這部《詩鈔》大體是按照高啟詩集《大全集》的編排順序而選編，除了樂府、琴操等外，每種體裁的詩作都有所選收。

二、這部《詩鈔》的編刊者選編五言律詩，在長短句體後僅編排了 4 首，而將另 35 首放置於全書最後。顯然編刊者不是精通漢詩者，否則不會將所選 39 首五言律詩分置兩處。

三、編刊者選編各體裁詩歌，處理前六種體裁，於每種體裁前都冠以表述該體裁的四字用語，如“五言古詩”、“七言古詩”等，並且四字獨佔一行。但編到七言律詩以後各體裁，就不用“七言律詩”、“五言絕句”（表中用黑體字標示者）等表述體裁的用語了。這點也證明了編刊者不是精通漢詩者。

四、中尾誼明的跋文說他是從畏友擴堂巽氏處鈔得此部《詩鈔》（參見上文所引跋文），擴堂巽氏又是從哪裏得到這部《詩鈔》的呢？既然彼此交誼深至“畏友”，怎麼不可以將《詩鈔》的來源交待清楚而令人生疑呢？

從以上二、三、四點可以看出這是一部怎樣的《詩鈔》，著名如廣瀨淡

窗、廣瀨旭莊兄弟二人怎麼會不明漢詩編選基本做法而將《高青邱詩鈔》亂編一通呢？如果序文真是身為漢學名家的藤澤南嶽所撰寫，當也是被蒙蔽而未及細察。

其二，評語張冠李戴。書中的評語與李笠翁沒有關係，實際上無論眉批、旁批，都是移植《高季迪先生大全集》中的沈德潛評語而成。³ 其移植的評語主要有兩種情況：

一，照錄原文。如《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沈氏眉批為：“用意寫景，選辭煉格，無不入妙，七言近體，以此為冠。”《詩鈔》全同。再如《送葉判官赴高唐時使安南還》，沈氏眉批為：“此章與送沈左司作可云雙美。”於“一官暫遣陪成瑨”句旁批：“切判官。”於“片語曾煩下趙陀”句旁批：“切使安南還。”於“聞說州人最善歌”句旁批：“切高唐。”《詩鈔》除了移植眉批“此篇與沈左司作可云雙美”漏掉一“送”字外，其餘批語全同。再如《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一詩的批語，沈氏眉批為：“與少陵〈觀公孫大娘舞劍器歌〉同一感慨，惓惓故國之思，意不在教坊弟子也，而詩格則入元和長慶之間。”《詩鈔》作“與少陵〈觀公孫大娘舞劍器哥〉同一感慨，惓惓故國三思，意不（在）教坊弟子也，而詩格則入元和長慶之間。”“歌”誤作“哥”，“之”誤作“三”，缺“在”字。

二，略加改變。如《過奉口戰場》一詩的批語，沈氏眉批為：“如讀李方叔文。”《詩鈔》作“數語括盡李華《吊古戰場文》，如讀李方齋文。”⁴ 再如沈氏於《觀軍裝十詠》詩題下批語為：“五言以古淡自然為宗，李太白、王摩詰、韋左司諸公其選也。集中首首用意高出眾人，而古淡處未副唐賢境界。”《詩鈔》於“五言”後加一“絕”字，其餘文字則全同。

沈德潛是選詩評詩的名家，在這方面，遠非李笠翁能比。作偽的編刊者舍沈而用李，暴露了自身漢文學知識貧乏的一面。

編選體例混亂，評語張冠李戴。甚至於連刊印年月也弄得自相矛盾，內封題“明治十二年”，版權頁則鑄為“明治十年”（參見圖 1、圖 2）。如此一部《詩鈔》，顯然是素質低下的編刊者為了射利，亂冒名家之名而拼湊出來的劣質品。

二、輯注增補高青邱全集

《輯注增補高青邱全集》，二十一卷，二十一冊。近藤元粹評訂，明治二十八年（1895）八月至三十年（1897）十月青木嵩山堂出版，聚珍版。

書名頁題“輯注增補高青邱全集”及卷次、該卷內容。內封題：“清金檀輯注/日本南州近藤元粹先生評訂/輯注增補高青邱全集/版權所有青木嵩山堂出版”。（圖3）上下兩欄：下欄為高啟詩作正文與金檀注文以及序跋、年譜等，12行24字，注文為小字雙行夾註；上欄為評語、校記，行數不等，每行小字7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尾下鐫詩歌體裁、篇名、頁次等，頁次每卷自為起訖。版心上部鐫“高青邱集”及卷次，全書除卷首外，編為二十卷。版心下部鐫“嵩山堂藏版”。正文、注文、附錄文字左下角加注訓讀符號。（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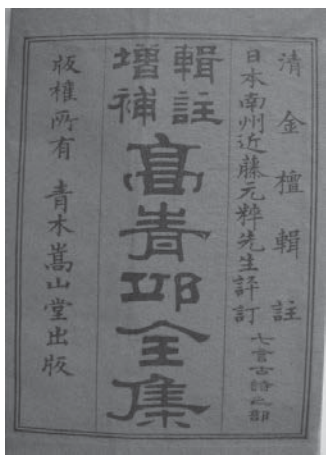


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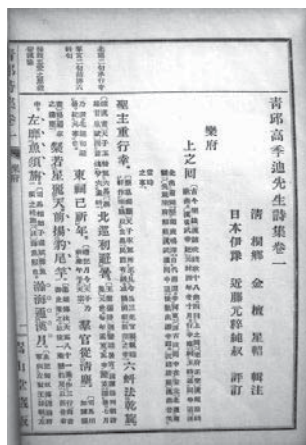


圖 4

全集包括卷首，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十八卷，補遺一卷，扣舷集與附錄合一卷。全書首列總目，每卷卷首列細目（卷首卷及附錄無細目）。

卷首細目為：小野願撰《金注高青邱詩集序》、近藤元粹撰《例言》、

金檀撰《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序》、《原序》（含《婁江吟稿》自序、《缶鳴集》自序、《姑蘇雜詠》自序、胡翰序、王禕序、王彝序、謝徽序、周立序、劉昌序、吳寬序、張泰序）、金檀撰《例言》、諸家《詩評》、《青丘先生像》、《像贊》、《鳧藻集本傳》（李志光撰、呂勉撰）、金檀撰《青邱高季迪先生年譜》、《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總目》。

附錄細目為：《書後》、《哀誄》、《群書雜記》。

近藤元粹(1850--1922)，字純叔，號南洲、螢雪軒、猶學等，日本伊豫（今愛媛）松山人。明治、大正時期著名的漢學家，與藤澤南嶽一起被譽為大阪儒學、漢學之雙璧。一生著述宏富，達 150 餘種。近藤氏運用傳統的文學研究、批評方式——選編、評訂，並用漢文撰寫了大量著作。其中關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面的著述多達 80 餘種。其詩文作品收于《南州先生詩文鈔》、《螢雪存稿》二書中。⁵

金檀輯注本《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是收錄高啟詩作最全的文本，並且有較詳細的注釋，而近藤氏視高啟之詩為近世之冠，因而依據金檀輯注本，將高啟的全部詩作加以批圈評點（含無名氏之評語），分愛於天下。他在《例言》中說：“高青邱之詩，冠絕于近世，人皆喜誦讀焉。……近日余得金注本於書估嵩山堂，晨夕誦讀，頗慰生平之渴望，自以為快焉。雖然又自謂稀世之寶，既歸掌中，不如分愛於天下也。乃慫恿嵩山堂付之聚珍版，以問於世。”“編古人詩文，不附評語及批圈，則不足清人耳目。廖柴舟評文說云：文章之妙，作者不能言，而吾代言之，使此文更開生面。他日人讀此文，感歎其妙，而不知評者之功之至此也。余謂評者之功于作者，詩文一也。故餘不自揆，臨校此書，一一附評語及批圈焉。”

該評訂本主要特點如下：

1、是第一種全面批校高啟詩歌作品並出版的著作。全面或較全面批校高啟詩作的著作，當不止一種，如何焯、劉熙載及無名氏等人，都有此種著作，惜皆未刊印問世。在此之前，評論高啟詩作的著述雖已有多種刊印問世，但都是節選，如《明詩別裁》、《明三十家詩》等。

2、以金檀輯注本作為批校底本。現存十餘種上有清人批評文字的高啟詩集，如何焯、沈德潛、吳翌鳳、張廷濟、劉熙載、葉廷琯、喻兆蕃、傅

增湘等評點批校本，其底本皆為康熙間許氏竹素園刻本《高季迪先生大全集》。

3、注意對金檀輯注本文字的校訂。近藤氏所做的訂正工作主要在如下幾方面：

A、據他本正誤，並撰校記。例：

卷一《鳳台曲》：“人間帳冷鴛鴦愁。”校語：“原本‘愁’作‘秋’，今從《大全集》。”

卷八《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含情欲為秋娘賦，愧我才非杜牧之。”校語：“原本‘含’作‘念’，蓋訛文，今據諸本訂正。”

B、語義兩通者不改，但出校，撰校記。例：

卷一《羽林郎》“父有沒邊功，禿衿繡襦短。”校語：“《大全集》‘襦’作‘羅’。”

卷八《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歌》“天府丹書未逾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煙，尋思再讀心茫然。”校語：“《大全集》、《明詩綜》‘思’作‘文’，亦通。”

C、據他本校補脫文，並撰寫校記。例：

卷一《永嘉行》“滿城草綠胡馬嘶……”校語：“‘滿城’以下原本脫一頁，討尋百端，遂不得完本，故不得已特錄其詩，闕注，以俟他日修補。”

4、將無名氏評語與自己的評語融為一體。

“前年餘得《大全集》，書中自首至尾，有批圈焉，有評語焉，而評語精詳深切，其書體亦道麗不凡。（圖 5）⁶ 餘斷以為海西人所作也。……而卷中不錄其姓名，故不知其成於何人之手也。餘評此書，固出於鄙意，然間或有據舊評，或櫟括，或節錄，或全載者，而不復別標明之，蓋不得已也，讀者其諒之。”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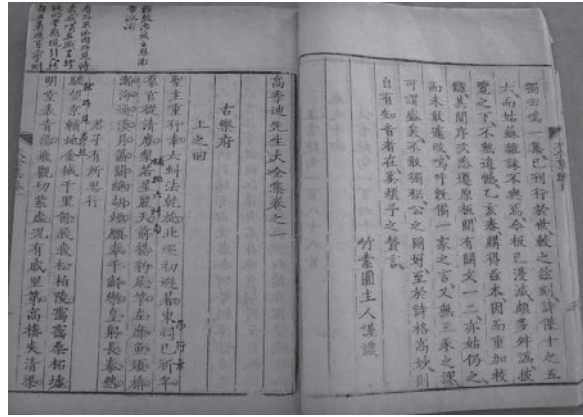


圖 5

5、對詩集全面進行批圈評點。體現在以下四方面：一、金檀輯補的 250 首，亦予批評；二、無名氏評《大全集》卷十五《暮春次韻僧懷德見貽》詩之後五百多首律詩絕句僅有 6 首有評語，近藤氏在這一部分增加了許多批圈評點；三、因康熙本《大全集》未附刻高啟的一卷詞作，所以在近藤氏之前，無人作評。高啟詞作有評語，自近藤氏始。四、對金檀輯注本的序跋、傳記、紀念詩文、詩文評語、年譜等附屬文字，皆一一予以批評。

6、注意從中日漢詩史角度作評。例：

卷十《張中丞廟》評語：“痛絕壯絕，感慨淋漓。王漁洋《南將軍廟行》蓋似學這等之作。”

同卷《登陽山絕頂》：“白雲冉冉足下起，如欲載我陞天西。”評語：“白雲二句，天來妙絕，袁子才《飄渺峰》之詩，蓋自這等詩脫化出。”

卷九《題李德新中宗射鹿圖》：“不射妖狐射生鹿，空誇大羽發無虛。”批圈，評語：“蒼茶山翁予思盱目之詩頗與此相似。”

卷十五《梅花九首》，“《梅花九首》，首首皆飄逸絕群，句鍛字煉，和靖以後，恐無敵手。”“詠物首首茹古吐今，町畦獨辟，真有描風鏤影手段。近世詩佛五山諸先輩以詠物為畢世獨得事業，而竟不能出於這老範圍外也。”

7、評語聯繫現實。

A、聯繫中日甲午戰爭、乙未戰爭。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8月爆發中日戰爭。次年5月至10月，日軍又南下侵佔了臺灣（乙未戰爭）。近藤氏評訂高啟詩作，正當其時，即明治二十七年之二十八年。

卷二《病駝行》：“燕山雪深沒駝耳，錦韉模糊駝不死。去年從軍下南粵，粵江水渾沙草熱。毛焦肉枯骨欲折，回頭卻憶燕山雪。”評語：“方今我征海南之師，宜有此駝之感。”

卷十《夜坐有感》：“一鴉不驚城鼓底，窗雨入竹暗淒淒。東鄰夜宴歌尚齊，西鄰戰沒正悲啼。此時掩卷誰能問，默坐燈前對瘦妻。”每字下加點，評語：“近日有征清之事，邦人頗有經此詩之實況者，使人不勝多讀。”

卷十五《喜聞王師下蜀》：“蜀國兵銷太白低，將軍新拜漢征西。浮橋已毀通江鷓，進鼓初鳴突水犀。”評語：“近日我征戎軍之陷旅順口，降威海衛，頗有是前聯之概。”

B、聯繫世態人情。

卷一《估客詞》：“上客荊州商，小婦揚州娼。金多隨處樂，不是不思鄉。”評語：“東西同狀。”

卷十一《與客飲西園花下》：“不愛枝上花，愛此花下人。相逢莫學花無賴，明日分飛隨路塵。”評語：“方今交友間學花無賴者，比比皆是也，為之一歎。”

C、聯繫日本詩壇。

卷一《虞美人曲》：“明月帳中泣，悲風營外歌。彷徨夜驚起，何事楚人多？回燈擁綠髻，向劍蹙青蛾。效命自無限，君王其奈何！”評語：“比賴杏坪翁之什，似輸一籌。”按：賴杏坪，名惟柔，字千祺，通稱萬四郎，號杏坪、春草等，安芸雲（今廣島縣）竹原人。江戶中後期的儒學者、漢詩人。著作有《春草堂詩鈔》、《唐桃集》等。⁸

卷十五《泛舟西湖觀荷》：“雨晴南浦錦雲稠，晚待波平蕩槳遊。狂客興多唯載酒，小娃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秋。為愛前沙好涼景，滿身風露未回舟。”評語：“灑江夏夜舟游，常有是況味，而無是佳作，故使西湖以名勝獨步於天下，我黨豈無慚汗。”按：灑江是

對澗川流經大阪府境內河段的稱謂。澗川是從京都境內發源流經大阪注入大阪灣的一條大河，京阪間的水上交通大動脈。

C、聯繫自己。

卷十五《張山人見訪留宿草堂》第三句第五句：“生事蕭條慚客裏……買魚急喚臨江艇”。評語：“是詩第三第五似寫我浪華客中之況，可謂奇。”按：大阪古名浪華，近藤氏長期客居於此。

卷十九《讀書》：“明窗欣燕坐，開卷誦虞唐。欲究千年事，慚無目五行。”評語：“如為我設者。”

近藤氏以一個日本傳統漢學家的視野全面評點了高啟的詩作，無疑給高啟研究乃至漢詩學研究貢獻了一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著作，其詩學思想、詩學理論當值得深入研究，惜至今尚未引起學術界的認真關注。

本文為中國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明代文学名家诗文別集的整理與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不妥之處，敬祈賜教。

¹ 近藤元粹評訂本《輯注增補高青邱全集·例言》，明治間青木嵩山堂版。

² 據《朝日日本歷史人物事典》（網絡版）。下面所述廣瀨旭莊、藤澤南嶽傳略參考文獻同此。

³ 載有沈德潛批語的《高季迪先生大全集》現有清佚名過錄本。本文所引高啟詩句、沈氏批語，皆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佚名過錄本，並參考《明詩別裁》，訂正個別文字。

⁴ 著名散文家李華，字遐叔，其傳世名篇有《吊古戰場文》。後人輯有《李遐叔文集》四卷。此條批語所用典故無疑即為李華《吊古戰場文》，疑過錄本沈氏批語將“遐”訛為“方”，《詩鈔》更訛作“方齋”。

⁵ 參考近藤元粹《南州先生詩文鈔》、《大阪人物辭典》、《朝日日本歷史人物事典》（網絡版）、李慶《日本漢學史》等著述。

⁶ 該書現藏日本大阪天滿宮書庫。

⁷ 近藤元粹評訂本《輯注增補高青邱全集·例言》。

⁸ 據《朝日日本歷史人物事典》（網絡版）。

本文作者：中國·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教授。